

历史背后的十勇士传奇

真田幸村

【日】柴田炼三郎 著 泰明 金艺 译



真田幸村

泰明 金艺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ANADA YUKIMURA by SHIBATA Renzaburo

Copyright ©963 by SAITO Mikae All Rights Reserved.

SARUTOBI SASUKE by SHIBATA Renzaburo

Copyright ©962 by SAITO Mikae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1963.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1962.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soft-cover right in CHINA reserved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SAITO Mikae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CHINA (P.R.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权登记号 图字：渝字（2008）第6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田幸村/（日）柴田炼三郎著；金艺，泰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29-00502-3

I. 真… II. ①柴… ②金…③泰…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0235号

真田幸村

ZHEN TIAN XING CUN

〔日〕柴田炼三郎 著 金艺 泰明 译

出版人：罗小卫

出版策划：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邹禾 肖飒 刘倩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子唐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海洋电子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 000mm 1/16 印张：19.25 字数：347千字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0502-3

定价：32.0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大约为德川幕府末期，确切年代不可考，有名为五味炼也斋之剑客，其武艺高低，并无记录；比武经历，亦无所载；更无熟人留下赏赞之文。只是街头巷尾有所传闻，言之行为奇特，流传至今。或有言，其醉余，裸形放歌于两国^[1]闹肆间。又或言，携艺妓在酒席嬉笑妄言，然立誓实现之，即刻背负彼女，步行往来东海道五十三驿云云。

其晚年不知所终。然年逾不惑之时，结庐于武州多摩郡立川边，长居数年。坎坷不遇之一生，只源其咎由自取。生于大和国豪富之家，青年时散尽万贯家财，背井离乡之际已是不名一文，亦不懂寻常生财之路，仅靠奇行怪趣，吸引世人目光。

余偶得彼秘撰《兵法传奇》一本，暗叹其异能，心下计较，有朝一日，必将之以现代文重书，公布于众，此心已有数年。彼书定为其厌倦奇行，蛰居于立川乡之际，孜孜不倦，执笔而成。沧桑封面上，书有“立川文库”四字。

大正时期，大阪有说书人某，制作《立川文库》^[2]，脍炙人口，不必赘言。细细想来，说书人某，因机缘巧合读五味炼也斋遗作，并汇总成册。因其为天赋匮乏之辈书写之物，时值今日，已不堪读。余深信，五味炼也斋之仙才，与诸君熟悉之《立川文库》有似是而非之处，其书至当今仍有可读之处。

余亦天赋匮乏之辈，与彼说书人实乃五十步百步之差。能否将炼也斋之文华善译为现代文，实有不安。而今日之机稍纵即逝，失之不知何时复得。乃勉强执笔，希图不负众望。

如上所言，本书中与《立川文库》有似是而非之处，篇中荒唐怪诞之事频出，此绝非余之妄撰，皆为五味炼也斋奔放自在空想所致，在此先行告知，望诸贤谅解。

昭和壬寅^{【3】}元旦

柴田炼翁敬白

注释

【1】两国：现在东京都墨田区两国桥东西两岸的地名。桥下的隅田川是原武藏、下总两国的国界（“国”是古代日本的地方行政区分，可参见附录），故名。

【2】《立川文库》：明治末期到大正年间由大阪的立川文明堂出版发行的文库本，内容是以少年为主要读者的讲谈、战记、史传等。由说书人玉田玉秀斋及其妻山田敬、长子阿铁等人在原有说书的基础上加以创作。从1911年第一篇《一休禅师》开始，总共出版了二百余篇，其中以第四十篇《猿飞佐助》达到人气顶点。包括了猿飞佐助、雾隐才藏等虚构历史人物的“真田十勇士”形象，可以说就是因《立川文库》而植入人心。对当时的大众文学和历史剧都有很深的影晌。

【3】昭和壬寅：昭和三十七年，即1962年。

目 录

猿飞佐助



前言.....一

猿飞佐助.....一

雾隐才藏.....一十八

三好清海入道.....三十三

柳生新三郎.....五十二

百百地三太夫.....七十一

丰臣小太郎.....九十

淀君.....一一〇

岩见重太郎.....一二八

后记.....一四七

真田幸村



前言.....一五一

真田大助.....一五三

后藤又兵卫.....一七一

木村重成.....一八九

真田十勇士.....二〇七

风魔鬼太郎.....二二六

山田长政.....二四二

德川家康.....二五九

大阪夏之阵.....二七四

后记.....二九〇

附录.....二九二



猿 飞 佐 助



天正十年^{〔1〕}三月十一日，武田胜赖在天目山麓田野村的一间小屋里，被织田信忠的五千军队包围，最终被迫切腹自杀。武田家至此灭亡。

——只能到此为止了！

已经下定决心的胜赖，对身边的重臣无言地点了点头。

会意的重臣立刻搬出绘着不动明王的巨大朱漆太鼓，奋力擂动了四十九下。这面鼓是战国武将中首屈一指的佛教信徒武田信玄皈依曹洞宗之际，信浓龙云寺的北高全祝赠与的家宝。

信玄将北高全祝当做佛学第一的师父来敬仰，把鼓常置左右，将自己的运气托付于鼓音。比如说，在出阵的时候鼓舞士气需要击鼓七下，庆祝胜利时需要击鼓十三下等，另外，击鼓方法快慢也是自有定则。

而且，在遗言中也加了一条：“武田家灭亡之日，奋力击鼓四十九下。”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和着这一声声鼓音，在小屋周围的栅栏上，接连不断地挂上了像火焰一样绯红的旗帜。

在击鼓完毕的时候，小屋被周围四十九杆赤云旗包围了起来。

织田军也像知道这是武田家的降旗似的，突然停止了轮番的矢弹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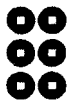
1

霎时间，天地归于一片寂静。

胜赖问重臣：“夫人去何处了？”

重臣俯身道：“夫人在侍女二人陪伴下，往惠林寺去了。”

胜赖的妻子兰溪曾在甲斐惠林寺和尚快川处参禅。快川是信玄皈依的名僧，后来在织田信长烧毁寺院时，口诵“心头灭却火自凉”，在烈焰红莲中从容就义。





胜赖听说妻子没有回到娘家的小田原^[2]，而是去了禅寺的时候，略微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妻子是身怀六甲之躯，如果是快川，会把她藏起来，让她平安生产吧。

胜赖有预感，妻子要生的必定是个男孩，他将来会成为武田家再兴的希望。

胜赖旁边坐着现年十六岁的长子信胜，这是个身体孱弱，性格怯懦的孩子，胜赖打定主意要他殉葬。

三十七岁的胜赖像个六十岁的老头子一样，一边用缓慢的动作拔去短剑的鞘，一边说道：“信胜，你跟着父亲一起做。”

于是，从刚才起一直半死不活的信胜，那面无血色的脸上渐渐露出恐惧的表情。

“父亲！我、我不想死！……请让我活下去！”他一边说着，一边伏下身子。

胜赖本想训斥他几句，但看到信胜那如同女子般白嫩的脖子，终于忍住没有说出来。

信胜是个每天沉浸在书本中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少年。也许他作为武将之子出生，本身就是个错误。如果是作为学者，无疑他具有一流的头脑。

“主公——”一直盯着犹豫不决的胜赖的重臣叫道，“在下有办法可以救少主。”

“有办法？”胜赖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如同一个普通父亲那样愚昧的表情。

重臣把夹在护甲内的铁制哨子取出，放在口中。

尖锐的金属音就是暗号，一个人物像影子一样悄然而至。

黑衣紧紧包裹着那人全身，他的左臂和右脚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散发着黑色光芒的假肢。

“这是从几年前就为我们所用的忍者。名叫户泽白云斋，他忍术超群，要救少主想必也并非难事。”重臣似乎对救信胜这样的胆小鬼毫无兴趣，口气十分冷淡。



过了半个时辰，四十九面赤旗同时悄无声息地倒在地上。

“噢——武田胜赖已经自杀了。”





刚才还一片寂静的包围圈，渐渐骚动起来。众人“轰”的一声，跨过栅栏冲向小屋。

大约有二百多人，各守本位，一字排开，展现出了无愧于武田家称号的临终场面。

织田信忠检查完胜赖的尸体之后，不由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里没有信胜的尸体啊！”他叫起来。

真是怪事。之前并没有人突破包围圈，织田军又在这并不宽敞的小屋里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可是连一个活人都没看到。

信胜这个少年，像突然人间蒸发般消失了。

“再给我认真仔细搜一遍！”

在听到命令的同时，士兵们又拖曳着武器，向四面八方分散开来。

不久，的确发现了一个活着的東西。在柴草房里，稻草堆上伏着一条白色的大狗。

它好像是刚做了母亲，在它腹部周围，有些小东西在蠕动着。

这白狗似乎是对突然闯入者的警戒，抬起头，狂吠起来。

“呵呵，这就是所谓的畜生无情吧。主人都已经到另一个世界了，它竟然还生了一窝六只呢。”

不过，这种和平的场面，也算是给战士们已经麻木的神经带来了一点小小的慰藉。

胜赖自杀的小屋被点燃，火光冲天。当烟雾涌入这柴草房的时候，大白狗突然将小狗都踢到一边，猛地站起来，自己将皮剥去。

里面出现的正是忍者户泽白云斋。

他迅速将稻草堆拨开，在底部有个盔甲箱，打开箱盖，拖出里面那个已经失去知觉的少年。

然而——

织田方面也有精通忍术的一流忍者。

这个叫做地狱百鬼的忍者，是织田信长亲自去木曾山，从一个叫做忍谷的忍者村落里，挑选出的意志坚强忍术超群的年轻人。

沉默寡言，冷酷无情，他的行动大都是个谜，即使受了致命的重伤，仍然可以像往常一样冷静，拥有常人无法想象的体力和忍耐力。

百鬼伏在自军大本营旁边的草堆中，遥望远处的木屋冒着熊熊烈火，听到从营帐内传来的撤退士兵的谈话，突然站起身来。





据说武田信胜像烟雾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放炭的小屋里有只刚生了狗崽的大狗。

只是听了这两件事情，百鬼的神经立刻绷起来。

接着，百鬼的身影消失了。

次日正午，户泽白云斋背着信胜，在树木林立的天目山陡峭的坡路上，轻松地穿行着。

虽然只有一只脚，但那黑色的义足就如同自己的脚一样灵活地运动着，其速度和普通人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山腰稍微平坦的地方，头顶的树荫更加浓密，春日的阳光虽然十分耀眼，却照射不到地面上。那种昏暗到连一声鸟鸣都听不到的寂静，使人有了种不祥的预感。

急着赶路的白云斋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就像小花散落一般，雪白的，小小的东西，纷纷飘落在他的面前。

待落地之后定睛一看，才发现那些是米粒。

那些米粒眼见着在地上排成了一个字——“死”。

白云斋连眼皮都没抬，“嗖”的一声向后跳出一间^[1]远，将信胜从背上放下来。

“不可离开此处半步。”

白云斋厉声嘱咐了一句之后，沉着地大步走到“死”字上面，双腿叉开。

然后，从腰中便携皮袋里取出一枚小珠子，随意向空中一扔。

那珠子“啪”的一声化作白烟在空中散开，如同裸体蜷身的妙龄少女般，缓慢地舒展开来，终于鲜明地变成了一个字——“生”。

白云斋听说过地狱百鬼这个忍者的名号，针对他从空中散落米粒，在地上排成一个“死”字的做法，利用自己特技给予反击。

4

在两间开外的地方，一个黑影就像从地上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了。

白云斋冷笑了一下。已经很久没与强敌比试秘术了。

对手向前进了两步。

“户泽白云斋——化作白犬，救得武田家公子之事，干得漂亮。我地狱百鬼此次就是来取公子首级的。”百鬼昂然道。

白云斋默默地等待着。

百鬼又向前逼近两步。





——他很年轻！

白云斋意识到百鬼才刚过二十，而自己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如果一对一真打起来，体力的差距肯定会令白云斋难以招架。

白云斋出其不意地大喝一声。

“你在惧怕些什么！百鬼！”

“什么？！怕是指什么！”

“用飞行之术一口气就可到达此处，但你并未使用，可见心有畏惧。如果你还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飞过来！”

白云斋不愧是老奸巨猾，他明白百鬼会用飞行之术，而目前只是迈了四步，因此看破了百鬼那一瞬间的犹豫。

“哼——”百鬼也是久经沙场之辈，并没有因为白云斋的挑衅而动摇，而是刹那间右手一翻，一条鞭子从掌内飞出，如同箭矢一般向白云斋袭来。

这不是普通的鞭子，而是如同荆棘一样布满千万根钢针的武器。

百鬼瞄准的是白云斋的颈部。如果被这钢鞭卷住，无数根钢针霎时间就会刺入脖颈，纵是白云斋这样的高手，也必死无疑。而白云斋却毫不在意，用那只义手迎住了钢鞭的攻势。

钢鞭像毒蛇一样缠住了那只义手，与百鬼手握的把手处“啪”地形成了一条直线。

百鬼使出全身力气，尽力将钢鞭往自己方向拉。白云斋勉力支持一阵，眼见就要被这异常的怪力拉了过去。

“唔……”白云斋吐了口气，右半身突地一拧。

义手瞬间从白云斋的左肩“刷”地脱落下来，随着钢鞭骨碌骨碌转着甩向空中。出人意料的是，白云斋的左臂化成一柄白刃，闪着寒光。原来，义手内藏着一柄一尺五寸的短剑。

百鬼挥着钢鞭在空中转了几圈，想借势将义手拉回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白云斋已经用那柄手剑将钢鞭一刀两断。

下一个瞬间，白云斋双脚蹬地，向上一跃，身体浮在了半空。

而且，他借蹬地的力道，将义足从膝盖拔出。义足里也藏着约莫两尺的短剑。

早年因为时运不佳，变成单手独脚的白云斋，反而利用这不利之处，将自己的假肢内都装上了武器。

那一跃已经飞到了百鬼头顶上，与此同时，白云斋将手剑和足剑同时掷向敌





人。那动作，如同鬼神般敏捷。

百鬼也不是等闲之辈，根本未见他抽刀，已把飞来的足剑砍成两段。然而，足剑虽然躲开了，手剑却正冲面门而来，躲闪不及。

白云斋落在一间开外的地方，百鬼也向后跳开一段距离。

“糟了！”

发出这呻吟的却是白云斋。

虽然白云斋命令信胜不得离开原地半步，但信胜看到地面上的那个“死”字，终究摆脱不了恐惧，为了寻求安全，他正一点点向白云斋这边靠过来。

百鬼一只眼睛被刺瞎，血流满面，却仍保持着冷静。他发觉信胜已经近在咫尺，突然一转身，如飓风般飞向信胜。

只听“刷”的一声，信胜的头颅已经飞了出去，身体还径自向前走了四五步才摇摇晃晃地倒下。

百鬼跳过去顺势接住那头颅，夹在腋下，扬长而去。白云斋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宛如做了一场噩梦。

百鬼用自己的右眼换来了信胜的首级。

白云斋已经没有追赶百鬼的体力了。而且就算追上，夺回首级，已经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复生。

“我也老了。”白云斋把手剑足剑收进义手义足内，一边走一边沉吟。如果是五年前，对付百鬼空中取人首级的忍术应该是游刃有余。

忍者承认自己老了，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情了。



被地狱百鬼夺去信胜首级的白云斋，还有另一个任务。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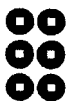
保护武田胜赖的夫人，让她平安生下孩子，这是从重臣那里得到的嘱托。

胜赖夫人是北条氏康的第六女。嫁给胜赖，是天正五年的事情，她那时才十五岁。屈指算来，她现在应该是二十岁。胜赖是再婚，他的前妻是织田信长的养女，她在生下信胜后不久就病死了。

北条氏政将末妹嫁给胜赖，是为了与武田结成同盟，共同抑制向关东延伸势力的上杉家。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婚姻。

可是，虽然夫人与胜赖的感情很好，但嫁过来的翌年，胜赖就与其兄长氏政





关系不和，以至于变成公然敌对。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已经嫁到了武田家，此次她也就没有再回小田原。

她作为战国武将的夫人，可以算是一个好榜样。

胜赖被织田信忠攻破了信州高远城，被很多老臣背叛，最终连新府城也要抛弃的时候，他对夫人说，回小田原去，如果生下男孩，就让他复兴武田家。可是夫人没有按照他说的做，而是去了惠林寺。

重臣把夫人托付给白云斋的时候，还附加了以下冷酷的话。

“孩子平安出生之后，要让夫人为主君殉葬。想必夫人也早有此觉悟了。如果她看到孩子的脸之后，有所犹豫，你就立刻将她刺死。……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可以送给当地的百姓。如果是男孩，就由你来抚养。到了三岁，看他的脾气性格，如果是胆小懦弱之辈，就无须继续抚养，当即斩杀即可。”

白云斋依计受命。作为白云斋来说，没有救得胆小的信胜，也不算什么遗憾的事情。

可是，两天之后，他到达惠林寺，看到寺院被烧，一片狼藉的光景时，白云斋从心底感到了愤怒。

胜赖夫人是个姿容秀丽，仪态高贵的人物。

白云斋钻入废墟中想寻找她的遗体。

但只发现了本堂须弥坛前那个熟悉的地方，有具盘腿而坐，双手合十的焦黑遗体。

“心头灭却火自凉。”

那遗体肯定是念着这辞世歌圆寂的快川和尚。令人意外的是，他所坐的地方有两坪左右的地面没有烧着。

白云斋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上，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墓，墓前的松枝上缠着一张小小的纸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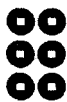
“乱世焦黑发，悲思如露珠。”

这一定是夫人的辞世句。

这个新墓就是自杀的夫人的。

白云斋想到夫人那美丽的肌肤，没有被烧焦，而是长眠在这奥津城^[4]，多少有些欣慰。白云斋只有一次远远地偷看过夫人，并且私自暗恋过她。这对于一名忍者来说，是不应该有的行为。可是，白云斋没有责备自己，而是想，就连自己这样的人都会被夫人的魅力所折服，可见这等美人实在不是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的。





白云斋在墓前叩了几次首，长时间为夫人的冥福祈祷之后，将纸条放入怀中，正要离开，心中有个念头突然一闪而过——慢着！

夫人会不会在快川和尚的劝诱下，在敌人袭击之前就逃走了呢？自杀会不会只是个幌子呢？

“嗯。”在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之后，白云斋开始运用他那锐利的眼神寻找目标。

女子走路慢，肯定逃不了很远。

忍者具有观察地形，正确分析判断逃亡者的逃亡路线的本能，而这也是忍者修炼的一项重要技能。白云斋依据本能，朝着北方如飞鸟一般掠去。

在那天日落之时——

十三夜的月亮在山间升起的时候，白云斋到达了一座山的山麓。他的步伐就像中风的老翁那样，蹒跚而行。白云斋半日间飞奔了二十里^[15]地。虽说是二十里，但那只是直线距离而已。越过溪谷的岩石，在密林的灌木中穿行，实际距离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他的身体像被火灼烧着一般炽热，体力已经消耗殆尽。

而带着义足的大腿断面的疼痛，足以让他无法忍受。

四

白云斋失去左手右脚已经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事情了。而砍去他手脚的是上泉伊势守^[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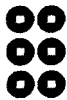
光源院将军（足利义辉）被围困在本国寺之时，白云斋为了取其首级而潜入寺院。对白云斋来说，最不幸的就是那天夜里，撞到了偶然前去拜访将军获赐军监^[17]后，在那里借宿的上泉伊势守。

8 决斗是在漆黑的夜里进行的。并没有忍者秘术的较量，只是在一声刀鸣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也就是说——

仗着自己在黑暗中也可自由行动的眼力，白云斋在长廊下想直接进入内室，突然，在二间开外的地方，发现有人。可是，并没有感觉到任何杀气，以至于白云斋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产生了错觉。

对方一动不动。





潜入的白云斋有大喝一声的冲动，然而在这浓重的黑暗中，那不动的身姿，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令白云斋不可思议的是，以往和众多忍者在黑暗中对峙的时候，虽然也是无声无息的影子，但那种静止的形态和这次这个人完全不同。后来，白云斋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次想到当时的对决，就感到自己好像面对着威严的神明作茧自缚。

终于，忍耐不住而开始行动的，是年轻的白云斋。

他一蹬廊下地板，跳上天棚，像蜘蛛一样匍匐在上面，准备从那里偷袭。

在锐利的刀风声中，白云斋的左臂与右腿同时被砍断，跌回廊下。这时发出的响声，代表着他失去做忍者的资格时的绝望。

“作为忍者，就算四肢只剩两肢，也可以逃命吧。退下！”

如果不是听到这话，白云斋可能会当场昏厥。

知道对手是上泉伊势守信纲，是在听说了他被将军家授予“兵法新阴军法军配天下第一”的称号，从而被各地邀请的传闻之后。

当时，白云斋就准备着将来要伊势守血债血偿。而在假肢中安装利刃，修炼用假肢比用本来的肢体更灵活，这些也都是为了将来的复仇。

最终，也没有复仇的机会。伊势守去世，白云斋也老了，只有那些伤痕还时常作痛。

——老猫意识到死期将至，也会隐藏行踪，使尸体不被人发现。更何况忍者，怎么能让人看到自己老残的样子？！

白云斋一边蹒跚前行，一边想着自己先被年轻忍者夺去信胜首级，现在又经过半日奔波寻找自己暗恋之人的狼狈相，不由自嘲起来。

唔——

白云斋猛地抬起头。

他听到了女人的呻吟声。

而且不是普通的呻吟，白云斋被异样的战栗和悲痛笼罩着。

白云斋环顾周围，当视线聚集在林间小木屋的一瞬，他立刻朝那里飞奔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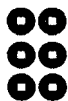
一脚踢开残破的门，出现在白云斋眼前的，是原始的淫靡景象。

全身赤裸的女子，正被几个山贼打扮的家伙肆意侵犯着。

白云斋大喝一声冲了进去。

他似乎在此刻把一生的愤怒都爆发了出来，那神速的纵跃，把那些山贼吓得目瞪口呆。





他将四个山贼一刀一个，砍得血肉横飞。

然后，越过那四具死尸的白云斋，茫然地望着仰卧在血泊中的那尊白色裸像。

那女子正是胜赖夫人。

被自己奉若神明的女子，竟然被那几个畜生糟蹋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白云斋近乎虚脱地叹了口气。

那活生生、圆滚滚、即将临盆的腹部，让人看了有种厌恶感。被蹂躏的下体，也很肮脏。

只是，在那阴暗的光线下，能看到高耸的鼻梁，那正是白云斋记忆中那高贵的女神。

正要离开的时候，白云斋意识到那隆起的腹部内中有略微的蠕动。白云斋急忙抓过夫人的手把脉，又翻开她的眼睑，查看瞳孔。

“不好！”

白云斋摇了摇头，毫不迟疑地用手剑的尖部划开了那满胀的腹部。

白嫩的肌肤一分为二，像棉絮一样的白厚的脂肪涌了上来。白云斋将右手伸入其中，捧出了一个小东西。

伴随着微弱的哭声，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这就是猿飞佐助。

五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十五年过去了。

天下局势变幻，居住在大和国^[8]葛城金刚山草庵中的忍者，也如同朽木般衰老下来。

白云斋最终将栖息地定在这葛城，其原因是在这里有座金刚山，山顶有役小角^[9]当年建造的，供奉法起菩萨、不动明王、藏王权现三尊的金刚山寺。

役小角是修验道的创始人，也是忍者的守护神。

役小角从中华远渡重洋而来，定居在葛城山，擅长咒术。有一次，他对一言主神^[10]施了咒术，使其全身不能动弹。一言主神因此产生怨念，到文武帝面前进谗言。





“役优婆塞阴谋颠覆国家。”

文武帝马上下敕，召见役小角。小角即将被捕之际，忽然腾空而起，驾云而去。

官吏们施计逮捕了他的母亲。

小角无奈被擒，被流放至伊豆大岛。据说小角在那里经常驱使鬼神，为自己挑水砍柴。

可以说，像小角那样出神入化地使用咒术，是每一个进入深山中修炼的山伏^[11]和忍者的愿望。

白云斋的草庵，远离山伏的必经之路，躲在筱峰和葛城山之间的水越岭深处。

山下可以眺望大和、河内^[12]的古道。那里正是楠木正成当年来往于吉野的道路^[13]。

十五年间，白云斋将全副精力都用于养育从胜赖夫人腹中取出的那个孩子。

本来，也不是单纯的养育。而是要强迫他接受严酷的忍者修炼。

三岁之前，白云斋对那孩子一直采用放任自由的态度。在孩子三岁生日的时候，白云斋用自己养的毒蛇去咬了孩子的脚趾。

孩子没有哭，而是一手抓住毒蛇的身体，要把它从自己身上扯开。发现不可行之后，又抄起一根树枝，使劲敲打起蛇身。毒蛇终于松口，蜷曲着身子逃走，孩子露出笑容，舔着自己的伤口。

看着这场景，白云斋心中下定了决心。

名叫佐助的这个少年，生着圆圆的大眼睛，脸蛋上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天生的一副可爱相。只是，就像背负着母亲的悲惨命运似的，背上长着一个罗锅。

少年不只忍受了白云斋强加给他的严酷修行，还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将所有的技能都完成得尽善尽美。

面对已经成年的佐助，白云斋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他的了。

最近这些天，白云斋只是交给佐助一个任务，自己则偶尔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坐在草庵上晒太阳，其余的时间，就在屋内盯着炉子发呆。

今天，禁不住春风的诱惑，白云斋又坐到了草庵上面。白髯白发的相貌，让人觉得他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假肢早就弃而不用，步行则需依仗拐杖。

天空一片蔚蓝，只有在遥远的西海上，有一抹淡淡的细云。大和、河内、摄津^[14]等地一览无余。

